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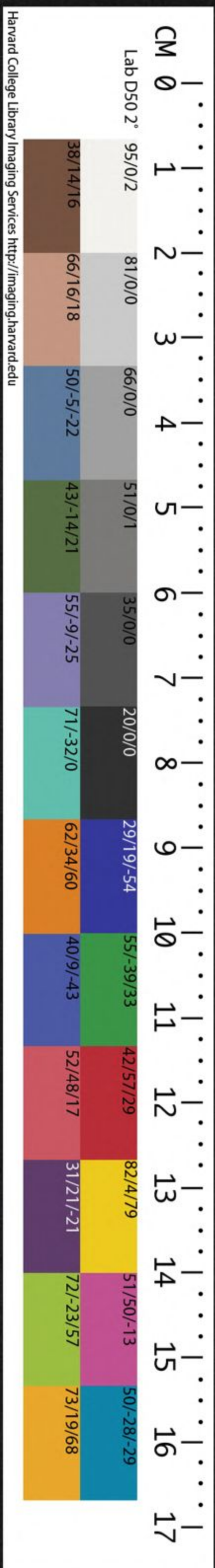
卷三百二十四之二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68

T2455/21



列傳卷第八十三

宋史三百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樞密副使兼中書侍郎

勅修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劉文質

子漢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

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

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再遷東頭供

奉官賊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

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

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
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又
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
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賊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
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
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
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川團練使延州緣邊都
巡檢使羌酋也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
王均叛以為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
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

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車砲又為地道攻
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
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
契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
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
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
都總管時軍制疎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
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
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為信帝為置傳信牌漆木長六

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
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
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為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
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為莫州總管初契
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
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
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
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
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
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

李懷忠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
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
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
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
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椎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
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
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
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
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
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敵由東路則劉

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績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為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亢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關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為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劔

丁莫州與普不叶帝口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強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

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
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
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
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
要訣二圖特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
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
言訥廝羅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
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
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

百官叅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
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繫送流
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旣情文
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所思其幼子時
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
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爲左
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
軍仁宗卽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
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
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
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
所在卽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
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卜之術太宗
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
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
在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
之景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

殿直皇太子卽位遷供奉官閣門祇候爲陳州兵馬
都監築堤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
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具瀛三州
轉運使張昱之奏罷翼具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
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爲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
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
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
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閣
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

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強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孜禽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

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積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駘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

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
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茭村一帶公事徙秦鳳
路未行坐復人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
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
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
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死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
高陽關片代路歷殿前都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
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
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

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
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
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
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
卽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
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
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
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
遺懷德以裕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為一表以辭翰
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

罪而巳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
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
還師始置權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
決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
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閣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剗水
門鄭州水磴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
允則與王承衍閻承翰往祝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
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
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

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
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
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
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
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
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
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
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
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
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

矣明年存饑復欲先賤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贖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飢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華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示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轉

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噐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權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權場浦

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
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樊州刺史河北既
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
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
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
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城北舊有雍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
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
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
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
木西山大為倉庫管全邑教民陶瓦甕標里開置廊
市郭合水磴城上悉累甕瓦下環以溝塹蔣麻植榆柳
黃岡李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肅唐信順安軍歲修禳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
人遊觀潛寫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阮城上起樓為
斥候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
矣安用此為命徹樓為堦為臺置甕甗疏洫列
甍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嘉穀其地益闢因
治方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曰夕祭壘三

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履謂
原位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產材耶上元
膏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譟遊明日偵知
其首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
人至家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如女羅侍左右劇
飲而罷且置其前菜潔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
復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
樂行酒不設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焚所焚
物密遣吏持檄瀋州以勞龍運器而不決旬兵數已
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
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
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
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
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
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
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
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
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
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

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為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

右驍驍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無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二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

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

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若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三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

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于相生其于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者二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

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
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孰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
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
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
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
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
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
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
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
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

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
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
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
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界山部族而財
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
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
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
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
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
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顓應

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駝騾各二百留其
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
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運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
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遍鋪兵卒之
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
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
可以寬矣初充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
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
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
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

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
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
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
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駭
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
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
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
鬪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
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散二也今鄜延副都總
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

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
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
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
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
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
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
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
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
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
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

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
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
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
令卽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
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
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
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
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
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
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

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
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
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
諸將不出卽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
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
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
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
雜于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旣而復請
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興無
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

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以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
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
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栢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
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爲并代
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
上門啓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
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
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陀有水泉爲築安定
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
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

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
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
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
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
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
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
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
麟州敵旣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
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
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

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光毛川
亢自抗以大陣而使統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
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奕
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
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
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
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
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
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

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鑄以為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劾封白劾朝廷置不問

蕃漢歸者數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為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為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為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為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為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為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為之用同學生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後既為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

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寃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窳偽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肥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為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

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柏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為河東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為戶部副使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

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遷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宮闕歲久頗摧圯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尤弟所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

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
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頗
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
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
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尙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
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繫蕃酋萬保移走之越
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
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支不敢發庫錢乃
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
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成平中清遠軍

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率杭
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殿崇班爲青齊淄濰州巡
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
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濬知秦州因就賜白
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
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
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池州再遷內園使
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鈐轄領連
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
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常問保塞

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
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
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
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
震怒將黜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
擢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
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
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
西唘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唘氏大集庭

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渙
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
改古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戊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
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
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
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翼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
渙經理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
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
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
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

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
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
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兆岷討安南渙既老猶
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
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
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
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
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
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

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
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
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散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
人說城王鐸廝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
那及其首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戩
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
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
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
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首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
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下遷內殿崇

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戩罷四
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使令罷築且召滬
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民衆
驚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氏
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
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為鎮
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
其柩東歸姑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
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
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

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閣門祗候為
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
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
左侍禁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
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
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
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
為亂藏其牒不用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
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閣門祗候為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
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
都巡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
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
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
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
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
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及琦在
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

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
教戰射為堡砦人以為利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
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
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
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
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
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
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
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

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
幾卒贈遂州觀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
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
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
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
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
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
廢張攷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
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

軍且脫入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
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
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
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九起儒
生曉韜畧琉璃堡克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
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允蓋所謂
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列傳卷第八十四

宋史三百二十五

開封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忠宣王景祐初授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賜脫等奉

勅修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士建武英桑附 耿傳王中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

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疆記

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歸

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涪并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

平率士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

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二賊餘散以寇準薦為

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麻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廊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為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人諫則部處倚撥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

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
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
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擬短長妄
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
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
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
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
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
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
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

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
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
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
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
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
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
李尋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
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因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
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
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

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窳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

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
昊潛結契丹互為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
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
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
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
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
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
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
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
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

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
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
遇步兵及德和方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
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為
僵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
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
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
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
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
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譁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乎旦敵會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

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才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没于興州弟兼濟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權閣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

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讎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爲不知以疑其意旣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時殺其會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斮砮徙鄜州元昊旣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

撫副使擢西上閣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砮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閣門祗候為秦州三陽砮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
復馬以殺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
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
兵注射之中馬馬跪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
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
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
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
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用
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
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
由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
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界大河
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
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
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圍練使為鄜延
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
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
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

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壻成暘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二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

之以歐傅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收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

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
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
前格戰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
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
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懾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
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
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
決鬪搶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
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
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

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
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訾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
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
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
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
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
非素撫之兵旣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
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
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
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絕糗糧子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

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褰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瑋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後為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為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

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柰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閣門祇候為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其

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永寧西頭供奉官水昌左侍禁姪永保左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簡有謀略其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愷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

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邺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邺城尉天聖中河南諸

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
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
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致
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
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
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
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
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
十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
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
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
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
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一媪曰彼聞
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
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
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
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
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

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閣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歎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

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歆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

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
當死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自傳少
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傳與觀
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
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
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
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太祝璩為太常寺奉禮
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
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為刑部史補齊州章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
數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
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
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
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
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
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
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勦者三夫
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

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列傳卷第八十四

列傳卷第八十五

宋史三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脩城池儲資糧以

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
遷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秦知兵
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
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
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敵騎逾平涼至潘
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
逗遛不進秦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
守彭陽秦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秦陰
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
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

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
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
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種
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
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
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州反具州州安撫使明鎬奏為

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叅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密州豪人王解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解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解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爲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爲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鈔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爲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裂於庭下坐客爲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鈔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鈔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謬爲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質得緡錢以補軍食爲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
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鈔轄賊方
圍廣州借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
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
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
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
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卽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
不襲賊又縱步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
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
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爲教駿有軍校恣培歛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旣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鎗死錄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錡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占渭州路爲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爲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歛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一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二千後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後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訶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湏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

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畧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纜啗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毅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

延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
兒兩簇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
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
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岳馳騎五十往護之
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岳拔矢鬪愈力奪
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庫下賊
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岳乘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
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
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左班殿直然
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岳爲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

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于張亢得步
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
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
下岳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
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
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岳與諸將一日
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砦俘獲萬計遷禮
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哥嵐軍當雲朔路奏岳爲麟
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哥嵐張亢脩並

峇堡障初議置安豐峇於石臺神岳以為非要害之地遂峇徙於生地骨堆以拒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峇地可乎岳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俱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岳隨羌疾馳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滄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簽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

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窄務擢閤門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為令佐使臣課最及堙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脩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

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
行者無患復為滑州脩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
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
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
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為河
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
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
非有將率之材也秦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疆
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

之寇恩怵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
岳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
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
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為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
殿直閣門祗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
乘驛往視自竹踈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
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
就知邵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
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

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杜忽等十九人
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脩南
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
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
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
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娼浪壹托
校拔新元二元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
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
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
史為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
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
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
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閣門祗候為本路兵馬
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
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
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為中國患鑑時
為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
也宜益為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
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惡繼遷欲乘虛襲取

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奏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閣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旣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

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
 州坐是貶為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
 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
 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為審刑院詳議官
 遷殿中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
 更尚食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
 購謀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
 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
 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

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
 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
 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
 眾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
 西上閣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
 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
 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
 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
 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

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毋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時富弼

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淖沱後唐河以注塘治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鵠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顥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

為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
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略
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閣門使知
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
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
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
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
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
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
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

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
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
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
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
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
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
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
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
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

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轆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戡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轆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柏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涿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備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岩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

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
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
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為內自僚直
李繼隆討夏州秦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
堠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
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
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
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援出之真宗幸天
樞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
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

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
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首長真
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
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
為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
定州遷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
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
平十里蒲陰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
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

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
欲乘虛犯具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
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
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
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
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
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爲環慶路都總管
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
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
與部豪往還納賂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

禦使旣而以魏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爲環慶路都總
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
伐雖晚不自飭而朝廷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
不第以父任爲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閣
門祗候爲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
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
牧牛羊爲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
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
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

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
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
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
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
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
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
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
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
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
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

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
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
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
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
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
請誅之真宗謂王曰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
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
飢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
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閣門使徙鄆州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

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真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懿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仇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

都監建汧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聞之名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特也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名與飲什崖谷中聲言墮馬死

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崑短
毀之崑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
輿德輿怒曰君不名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七羅
爲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
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
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
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
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
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
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

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
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
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閣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
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
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
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
劫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
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
防禦使契丹內寇疑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

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閣門祇候知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閣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畧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閣門副使俄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閣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獻言歲會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

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志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漚沱河決壞城郭乃脩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

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
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列傳卷第八十五

